

國語文選第一集目錄

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問的發達	章太炎
經的大意	章太炎
論諸子的大概	章太炎
道家法家均反對舊道德說	吳虞
墨子的勞農主義	吳虞
老子的政治哲學	高一涵
中國哲學的綫索	胡適
近世哲學的新方法	何思源
對於中國今日談哲學者之感念	傅斯年
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	梁啓超
先秦政治思想	梁啓超
羅塞爾的政治理想	張東蓀

斯賓塞爾的政治哲學·····	高一涵
達爾文學說及其趨勢·····	譚仲達
生物學在學術界之位置·····	梁啓超
生物之起源·····	周建人
科學的起源和效果·····	王星拱
天文學底價值·····	匡互生
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	李大釗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梁啓超

國語文選第二集目錄

不朽·····	胡適
人生真義·····	陳獨秀
人生問題發端·····	傅斯年
新思潮之新人生觀·····	吳康
合理的人生態度·····	梁漱溟
創造與人生·····	潘淑
人類的將來·····	朱執信
順應環境與改造環境·····	汪精衛
人生者不斷的奮鬥中之動員也·····	蕭楚女
人人應知道並應實行的道德哲學·····	胡稷成
言與行·····	胡竹林
今與古·····	李守常

新青年底新道德·····	潘 淑
教育與社會的研究·····	陳學佳
中國教育的根本改造·····	趙之錚
教育上的五大精神·····	李襄宸
對於消極思想派的總批評·····	潘 淑
團體和分子·····	存 統
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	陶知行
杜威之道德教育·····	蔣夢麟

國語文選第二集目錄

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鉤通	劉叔雅
人類爲什麼應該求學	汪精衛
教育與文藝的爭鬪	鄒謙
中學國文的教授	胡適
研究國故的方法	胡適
爲學與做人	梁啓超
學者	徐慶譽
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作上的態度	郭沫若
研究學問的方法	陳定謨
讀陳定謨先生的研究學問的方法	黃維榮
讀了研究學問的方法以後	王平陵
研究學問的我見	頌泉

文學衰墮之由·····	小 蟲
譯書問題的討論·····	NKW
文化與出版物·····	謝六逸
新文學觀的建設·····	鄭振鐸
新文學底研究·····	張默君
學問與環境·····	沈瘦梅
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李石岑
科學方法講義·····	任鴻雋

國語文選第四集目錄

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	蔡元培
以美育代宗教說·····	蔡元培
美術的起原·····	蔡元培
美術與科學·····	梁啓超
美術與生活·····	梁啓超
美育與教育·····	張正藩
繪畫上色彩的講話·····	汪亞塵
近五十年來西洋畫的趨勢·····	汪亞塵
中國人物畫之變遷·····	陳師曾
現代研究藝術者對於社會上應有的責任·····	沈天白
現代思潮和教育者之藝術修養·····	俞寄凡
藝術的生命·····	華林

藝術源泉的生命流露·····	汪亞塵
平民藝術·····	朱應鵬
論女性美·····	楚君
學問之趣味·····	梁啓超
人的文學·····	周作人
女子與文學·····	周作人
女權運動和參政·····	錢用和
大同主義實現的難點·····	胡鎔成

國語文選第五集目錄

宗教問題·····	陳獨秀
基督教與中國人·····	陳獨秀
宗教之起源·····	銀林
非宗教的理由·····	曹芻
泛神的宗教·····	朱謙之
破除迷信的我見·····	周志瀛
宗教與道德·····	賴際強
社會教育與信仰·····	汪精衛
打破思想界的四種迷信·····	饒上達
家族制度的討論·····	翁璜
大家族底弊害·····	葛鴻鈞
愛情與社會·····	華林

中國女子的地位.....	戴季陶
怎樣去解決婦女問題.....	王會悟
婦女經濟獨立與精神獨立.....	李三无
男子解放就是女子解放.....	朱執信
婦女問題與社會主義.....	陳獨秀
遺產制與女權.....	朱鳳蔚
戀愛與貞操的關係.....	佩章
男女社交應該怎樣解決.....	漢俊

國語文選第六集目錄

敬業與樂羣·····	梁啓超
教育與政治·····	梁啓超
求學與辦事·····	朱執信
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蔡元培
習慣之打破·····	胡漢民
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	胡適
新思潮的意義·····	胡適
新文化的危機·····	朱執信
我之國語教育觀·····	張一麀
國語的應用·····	蔡元培
克卡撲氏社會主義史序·····	蔡元培
范堯深事略·····	嚴慎子

詩神的歌哭·····	劉延陵
研究佛法者應當注意的三箇問題·····	王恩洋
聽太炎先生講演志疑·····	邵力子
覆查光佛先生書·····	朱執信
與錢基博先生論周易書·····	朱謙之
對於研究現代藝術的我見·····	張辰伯
國畫上地理的觀察·····	汪亞塵
趣味的社會主義·····	俞寄凡

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問的發達

章太炎

六百年前，宋朝有簡文天祥說的：『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十七史尚且無從說起，何況中國全部的學問，比十七史更廣？但教育的事，和博覽不同，更沒有到講學的地位。只是看人的淺深，見機說法，也就罷了。現在把中國開化的根苗，和近代學問發達的事蹟，對幾位朋友講講，就可以曉得施教的方法，也使那邊父兄子弟，曉得受教的門徑。』

中國第一箇開化的人，不是五千年前的老伏羲麼？第一箇造文字的人，不是四千年前的老蒼頡麼？第一箇宣布歷史的人，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孔子麼？第一箇發明哲理的人，不是二千四百年前的老子麼？伏羲的事，並不能實在明白；現存的只有八卦，也難得去理會他。其餘三位，開了一箇法門；倒使後來不能改變。並不是中國人頑固，其實也沒有改變的法子。

蒼頡造字，當初只有「指事」、「象形」兩件條例。甚麼叫做指事？就像上下兩箇字，古篆只作「一」；不過是指箇方向。其餘數目字，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叫做指事；和號碼也差不多。

甚麼叫做象形？就像古篆日字作 \odot ，月字作 D ，水字作 ㄩ ，火字作 火 ，是像他的形勢，所以叫做象形。

當初蒼頡造字的時候，只有這兩種例，字都是獨體的。蒼頡以後，就漸漸把兩箇字和合起來，變了合體的字，所以又有「形聲」、「會意」兩件條例。甚麼叫做形聲？一旁是字的形，一旁是字的聲，所以叫做形聲。譬如水有各項，不能統統都叫做水，自然別有一句話。要寫這箇字出來，若照著象形的例，仍還是箇 ㄩ 字，不能分別。所以在水字傍又加一箇聲音去指定他。譬如江字水旁加箇工，河字水旁加箇可，水就是形，工和可就是聲。甚麼叫做會意？把兩箇字的意和合起來成一箇意，這就叫做會意。譬如人傍加箇言字，就是信字；見得不信就不算人的話，只是狗吹鷄鳴一樣。止上加箇戈字，就是戠字；（案楷書寫成武）見得別人舉動干戈，我能去止住他，就是戠。這箇「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件條例，造字的法子略備了。

但是中國有一千六百萬方里的地面，（中國的本部，從黃帝到現在，計四千年，沒有甚麼大加減。）同是一句話，各處的聲氣自然不能一樣；所以後來又添出「轉注」一件條例來。甚麼叫做轉注？這一瓶水，展轉注向那一瓶去；水是一樣，瓶是兩箇；把這箇意思來比，話是一樣，聲音是兩種；所以叫做轉注。譬如「老」字，換了一塊地方，聲音有點兒不同；又再造箇「考」字，有了這一件條例，字就

多了。但是人的思想，萬變不窮，說話也萬變不窮，卻往往就這箇意思移做別箇意思。所以一箇字往往包容得三四箇意思，又添出「假借」一件條例來。譬如令字，本來是號令，後來發號令的人，也就叫做令；不必別造一箇令字。長字本來是長短的長，後來看成年的人，比小孩兒身體長些，也就叫做長；年紀老的也叫長；做了官，在百姓的上，也就叫做長。有了這一件條例，字就省造許多。這箇「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六條例，併起來叫做六書。二千九百年前，周公做周禮的時候，就有六書的名目。不過蒼頡造字以後，誰人把獨體的字，合做合體的字？這箇卻沒有明據。蒼頡造的字，叫做古文；後來合體的字，也就做古文。到二千七百年前，周朝有箇史籀，又把古文整理一番，改了許多新形，叫做「籀文」，也叫「大篆」。到二千一百年前，秦朝有箇李斯，又把大篆減省些，叫做「小篆」。那古文，大篆，小篆，三項，雖有不同，祇是略略改變。秦朝又把小篆減省，叫做「隸書」，現在通行的「楷書」也這就是隸書。漢朝又把隸書減省，叫做「草書」，現在也是通行。當初用隸書草書的人，不過爲寫字煩難，想箇方便法門；不曉得通行以後，寫字就快，識字就難了。識字爲甚麼難呢？隸書形體方整，象形字都不象了。況且處處省筆，連這兩箇字是那兩箇字合起來的，都看不出，一點一畫，覺得沒有甚麼意思。小孩子識字的時候，不得不用強記，所以識字就

難。有說中國字何不改成拼音？我說這箇是全不合情理的話。歐洲各國，本來地方不大，蒙古滿洲，地方雖大，人數極少，合起來不過中國十六七縣的人口，一國的說話，聲氣自然一樣，所以可用拼音。那箇印度就不然，地方和中國本部差不多大，說話分做七十餘種，卻還要用拼音字，這一處的話，寫成了字，到那一處就不懂了，照這樣看來，地方小的，可以用拼音；地方大的，斷不能用拼音字。中國不用拼音字，所以北到遼東，南到廣東，聲氣雖然各樣，寫一張字，就彼此都懂得；若換了拼音字，莫說遼東人不懂廣東字，廣東人不懂遼東字，出了一省，恐怕也就不能通行得去，豈不是令中國分爲幾十國麼？況且古今聲氣，略有改變，聲氣換了，字不換，還可以懂得古人的文理；聲氣換了，連字也換，就不能懂得古人的文理。且看英國人讀他本國三百年前的文章，就說是古文，難得了解，中國就不然，若看文章，八百年前宋朝歐陽修，王安石的文章，仍是和現在一樣。懂得現在的文章，也就懂得宋朝的文章。若看白話，四百年前明朝人做的水滸傳，現在也都懂得。就是八百年前宋朝人語錄，也沒有甚麼難解。若用了拼音字，連水滸傳也看不成，何況別的文章？所以爲久遠計，拼音字也是不可用的。有說拼音字寫起來容易，合體字寫起來難。這箇也不然。中國的單音語，一字祇有一音，就多也不過二三十筆，外國的複音語，幾箇音拼成一音，幾箇音連成一字，筆畫也很不少。中國人若是兼學草書，

寫起來只有比拼音字快，沒有慢的。有說拼音字容易識，合體字難識。這箇也不然。拼音字只容易識他的音，並不容易識他的義。合體字是難識他的音，卻是看見魚旁的字，不是魚的名，就是魚的事；看見鳥旁的字，不是鳥的名，就是鳥的事；識義倒反容易一點。兩邊的長短相校，也是一樣。原來六書的條例，最是精密，斷不是和埃及人只有幾箇象形字一樣。若說小孩子識字煩難，也有一箇方便法門，叫他易識：第一，要把說文五百四十箇部首，使他識得，就曉得造字的例，不是隨意湊成的，領會得一點，就不用專靠強記；第二，要懂得反切的道理，反切也是和拼音相近，但拼音只把這箇音當這箇字，反切卻是把音注在字旁，叫他容易喚出音來，並不是就把這箇音去代那箇字，所以反切與拼音用法不同，但前人做反切隨便把字取來使用，那箇能反切的字，尙且讀不準音，何況所反切的字，怎麼讀得準音呢？現前只照三十六字母，改換三十六箇筆畫最少的字，又照廣韻二百六韻，約做二十二韻，改換二十二箇筆畫最少的字：上字是紐（就是別國人喚做子音的），下字是韻（就是別國人喚做母音的），兩字一拚，成了反切，注在本字旁邊。大凡小孩子們識了五十八箇字，就箇箇字都反切得出來了。但聲音要照廣韻讀，果然不可用土音，也不可用北京音。土音果是各處不同，北京音也不算正音，都用不著。我以前曾將五十八箇字寫出，將來就可以用得哩！第三，要兼學草書，爲臨時快寫